

# 乌英追梦人

## ——一座跨省区苗寨的脱贫故事

“五中全会新目标，巩固脱贫出新招。乡村振兴落实好，幸福生活乐陶陶。”乌英夜校的妇女们用一曲自创的山歌，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乌英苗寨，跨越两省区，曾是贫中之贫的硬骨头。如今来到这里，木楼林立百户同心、桥横路坦交通便捷、群众奔富劲头十足、干部工作激情不减……已于11月份实现整体脱贫的乌英苗寨，迎来了新的生机。



这是一张拼版照片，上图为：2020年10月25日，乌英苗寨“双语双向”培训班的同学们在古树下合影；下图为：2006年9月19日，乌英苗寨教学点的师生们在古树下合影。



这是一张拼版照片，上图为：2019年3月20日拍摄的乌英苗寨；下图为：2008年9月7日拍摄的乌英苗寨。

### 精准扶贫政策助力苗寨圆梦

乌英苗寨坐落在桂黔交界的大山深处，共有145户700余人，其中104户属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坞村，41户属于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。

因为土地资源匮乏、自然环境恶劣以及交通不便，乌英苗寨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保留着落后面貌和贫困烙印，2015年精准识别时共有92户贫困户。

44岁的梁秀平，在乌英苗寨和他年龄相近的人中学历最高——初中毕

业。他爱人潘妹秋和当地很多妇女一样，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。

“太封闭了，大家都没有文化，意识不到知识的重要。”梁秀平上小学时就要挑着柴米油盐，步行3个小时到杆洞乡读书。身边的上学伙伴越来越少，到小学六年级时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1993年，梁秀平成为乌英苗寨第一个初中生，独自到县城读书。1995年他初中毕业，想继续读高中、考大学。但一家7口人温饱还未解决，父亲实在借不到足够的钱给他交学费。

“我把房子拆了，卖木头换学费。”梁秀平在父亲面前撂下狠话。挣扎一个月，梁秀平只能外出打工。读书梦就此破灭，“从那以后也不去想了”。

两年后，梁秀平返乡结婚生子，从此不再外出务工。梁秀平也开始理解父亲：“父亲尽力了！当时大家都很穷，无处借钱。”

作为极少数能读到初中毕业的人，梁秀平在21岁时被选为村民小组长。在苗寨，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“寨老”才能成为“当家人”。当年的“娃娃小组长”，渐渐成长为苗寨带头人。
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村民开始陆续外出务工。在家务农的梁秀平依旧找不到摆脱贫困的路子。他儿子梁贞开始沿着自己当年走过的羊肠小道去求学。

2009年，新一代年轻人吴辉忠成为乌英苗寨第一个大学生，这让梁秀平看到了希望。“我的儿子一定要比我走得更远！”这是梁秀平的心愿。

梁秀平的底气，来自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、义务教育的普及、教育精准扶贫体系等一系列教育惠民政策的落实。

2019年夏天，梁秀平的儿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像高寒山区的杉木成材一样，3代人30多年接力终于实现了大学梦。

世代走过的山路，杂草丛生。2015年至今，乌英苗寨修了3条扶贫公路：一条通往广西，一条通往贵州，还有一条产业路。

作为党坞村村委副主任，梁秀平在带领群众脱贫的路上两次病重入院，康复后又继续投入工作。在桂黔两地党委政府共同努力下，乌英苗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92户贫困户今年已全部脱贫。

如今在乌英苗寨，妇女夜校培训班、小学生军训、芦笙文化进校园等活动频频举办。梁秀平说：“苗寨的未来，人才是关键。只有不断有年轻人考上大学，才能扛起家乡发展的重任。”

### 6次换车折射生活变迁

41岁的梁秀平是苗寨的致富能人。在贫穷的大山里，有一个梦，一直温暖着他年少时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父亲带梁秀平到乡里赶集，他第一次见到汽车，就爱上了这个“大家伙”。回家后，父亲用木头造了一

辆车，成了最受苗寨小朋友欢迎的玩具。“有车”成为梁秀平儿时的梦想。

1995年，因家里无法承受每年183元学费的负担，梁秀平读完初一后，搭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，成了苗寨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年轻人。

梁秀平每月只留下生活费，其余的都寄回家补贴家用，买车依旧遥不可及。

打工10余年后，家里开始种杂交水稻，米够吃了，梁秀平不用再寄钱回家。此时，他才感觉自己真正从石山的束缚里挣脱出来。

2009年底，梁秀平骑着新买的摩托车，载着妻子、女儿出现在刚刚修通砂石路的乌英苗寨，全寨顿时沸腾，这是寨子里的“第一辆车”。

梁秀平说过的很多梦想，别人都以为是吹牛。他说：“很多人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，只有我清楚我是认真的，我一定会努力把它实现。”

回到大山，梁秀平在乌英苗寨开了第一个小卖部。第二年，他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，并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。之后几年，他又换了几次车。两年前，梁秀平花了7万元换了一辆小汽车，这是他的第6辆车。

寨子实施危旧房改造、饮水安全等工程时，梁秀平开车一趟趟拉回物料，见证苗寨换了新颜。

2017年，乌英苗寨成立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梁秀平成了合作社带头人。3年来，他带着贫困户种植百香果、红薯、高粱等。和他一起返乡的吴新仁，开起了苗寨第一家民宿。

如今，梁秀平正为壮大苗寨产业忙得马不停蹄。他期待产业更大更强，让村民都富起来。

### 读书梦的种子被唤醒

在苗语中，乌英意为“美丽的新娘”。但几年前，即使是在当地人看来，乌英苗寨也还是一个隐秘的“部落”：封闭、落后、贫穷。

过去当地有严重的“重男轻女”观念，女孩子要干农活，不能读书。“我和我妈的命太苦！”44岁的梁足英每次说起小时候的事情都感叹不已，甚至流泪痛哭。

作为长女，梁足英7岁就开始分担生活的重担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看到同龄的男孩子去学校上课，梁足英很羡慕。有时候，她会背着弟弟到教室外面，偷偷听课。

“我做梦都想读书！”等到弟弟长大去读书了，梁足英依旧每天有做不完的农活。

和很多同龄的小姐妹一样，梁足英的童年没有琅琅书声。面对“女不读书”的宿命，她不敢跟父母说，只能将梦深埋心底。

梁足英长大后，嫁人、生儿育女，一晃30多年。在这期间，苗族女童教育开始得到充分保障，乌英苗寨与外界联系更加密切。梁足英和姐妹们与外界沟通



在乌英苗寨，梁秀平（右二）和群众抬贺礼去参加喜宴（2018年2月18日摄）。



在乌英苗寨“双语双向”培训班课堂上，梁足英（右）和母亲梁英莲在一起学习（6月8日摄）。

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。

沉睡的种子，等待阳光雨露的沐浴。

今年3月，当地政府部门在乌英苗寨开办“我教妈妈讲普通话”“双语双向”培训班。梁足英和妈妈，一起走进夜校课堂，成为同班同学。

曾长期担任培训班老师的潘木枝是乌英苗寨走出的大学生，她说：“读书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，埋藏在妈妈们心里已经几十年了。白天她们干活已经很累了，晚上还坚持来上课。穿上新衣服，像过节一样。”

梁足英说：“我每天都早早出门干活，争取早点回家，然后洗澡、吃饭，静候上课的广播响起。”

为鼓励梁足英学习，丈夫卜胜昌不仅把晚上的家务活全包了，还特意给她买了新衣服。梁足英成为班上学习最勤奋的人，并被选为班长。

半年来，培训班举办了150多期，妇女们朝夕相处共同学习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、同窗之谊。大家晚上一同上夜校学知识，白天一起种高粱、

护果树、养田鲤，在脱贫致富路上撑起“半边天”。

今年11月25日，融水苗族自治县举办迎县庆芦笙大赛，乌英苗寨芦笙队首次走出大山参赛。

“以前不认识字，不太懂交流，看到有外人来都要绕道走，更别说去县城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，交更多的朋友。”很少出远门的梁足英和妈妈，提前一天坐车赶往县城参加活动。

芦笙是苗族文化的魂，乌英人爱笙如命。其笙曲和技法融合了桂黔两省区的民族文化，悠扬婉转，自成一格。在与众多队伍的角逐中，乌英苗寨芦笙队获得了第五名的成绩。在庆祝晚宴上，梁足英热泪盈眶。

第二天，梁足英就赶回乌英苗寨，继续上夜校，她已经习惯了夜晚的读书声。

乌英、乌嘎两条河分别从桂黔而来，在风雨桥下芦笙岛侧潺潺流淌。点点繁星，百户灯火，古朴苗寨温暖美丽。

（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）



这是一张拼版照片，上图为：2020年4月1日，在乌英苗寨“双语双向”培训班课堂上，大一学生梁木枝（左）在教妈妈讲普通话；下图为：2010年5月27日，在乌英教学点，二年级学生梁木枝（左）在课堂上学习。



这是一张拼版照片，上图为：2020年11月20日拍摄的完成改造的乌英教学点教学楼；下图为：2006年9月19日拍摄的乌英教学点。



这是乌英苗寨全景（6月7日报）。